

情感或愿望没有逻辑真值

北京大学哲学系 赵敦华

一般把“罗素悖论”分为集合论悖论和语义学悖论。“说谎者”或“理发师”悖论只是集合论悖论的自然语言例子，涉及而没有解决语义悖论问题。罗素1906年的《论指谓》一文正式提出语义学悖论的解决方案，对分析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。罗素以奥地利哲学家迈农提出的“金山存在”命题为例证。他说，由于“金山”指称的事物不存在，所以“金山存在”为假，但由于“金山”一词有意义，可以存在于说话者的观念中，所以“金山存在”为真。无论肯定或否定“金山存在”都不正确，因此是个悖论。

罗素解决语义学悖论的方案是摹状词理论。他认为“金山”不是一个名称，而是由形容词“金的”和名词“山”构成的词组，这个词组不指称一个事物，而是描述“金存在”、“山存在”并且“山是金的”这三个事实的组合，“金山存在”是错误的，不是由于前两项不是事实，而是由于第三项不是事实。罗素设想了“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”这个例句，说明如何分析摹状词，这个句子应被分析为“存在且仅存在着一个当今的法国国王，并且他是秃子”。这是一个假命题，其所以为假，并不是因为当今的法国国王不是秃子，而是因为“当今存在着一个法国国王”是假命题。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是语言逻辑分析的一个典范，他说明了早期分析哲学的基本信念：一个命题的逻辑形式不同于它的字面意义，需要经过逻辑分析才能揭示命题的真正意义，以避免日常语言表达引起的矛盾和混乱。

作为布伦塔诺的大弟子，迈农深刻地思考意向对象是否存在、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的问题。但罗素的摹状词理论的成功流行，却使迈农的存在论成为一个语义学悖论。迈农区分了三种存在模态：（1）时间中的物质的“实存”和“实在”，如山、鸟、树等；（2）没有时态的“持存”，如数目和逻辑对象；（3）被给予的“自有”，它们是被给予的存在，可以说是实存和持存的否定模态，如“圆的方”、“木的铁”等逻辑上矛盾的东西，但它们并不包含自我否定，因为在否定它之前首先要肯定它，如只有先肯定“圆的方”是什么东西才能想到它的逻辑矛盾。

迈农认为，意向对象有这三种不同存在模态，由此可以区别“对象”的四种意义：（1）实在的或观念的对象，前者如“马”，后者如“差异性”、“等同性”；（2）客观，如“是”、“非是”、“是其所是”、“同是”；（3）自尊，如真、善、美的价值对象；（4）愿景，如义务、责任、目标等向往的对象。四种意向活动分别与这四种对象相对应，即对实在或观念对象的表象、判断客观的思想、自尊的情感，以及愿景的追求。迈农的区分和术语被吸收到胡塞尔的现象学和海德格的存在论中，在哲学史上有重要地位。但是，由于罗素的“语义学悖论”对其的简化甚至丑化，该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如果迈农为自己辩护，首先他会说，“金山存在”的意义指第三种存在模态，他不否认这是一个逻辑矛盾，但否认这句话是包含自我否定的悖论，因为“金山”是被给予的“自有”，肯定“金山存在”是想象它是什么，这是否定“金山存在”的前提条件。再说，“金山”是否存在根本不是一个判断真假的问题，因为它不是思想所意向的客观对象，而是情感所意向的自尊对象，想象金山给予人美感或善良的感情。用汉语中的一个例子说，以前有一首歌叫“北京的金山上”，抒发了藏族歌手的情感，难道仅仅因为北京不存在金山就说这首歌是假的？

至于罗素想象的假命题“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”，牛津哲学家斯特劳森在1950年发表的《论指称》一文中批评说，罗素混淆了句子和句子的使用。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一般的句法规则，不符合句法规则的句子无意义；句子只有在使用时，才有真假的问题。罗素把有无意义的句法问

题混同于判别真假的语义问题。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，“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”预设“法国国王存在”。如果预设为真，就是说，在法国国王存在的历史时期，这句话在说话时候的国王是秃子时为真，在他不是秃子时为假。如果“法国国王存在”的预设为假，则句子没有使用条件，句子在不被使用的情况下没有真假问题。我们只能说“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”这句话有意义（因为符合句法），但既不真也不假（因为没有被使用）。

如果一个人现在说“当今的法国国王是秃子”，意义何在呢？斯特劳森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按照迈农的理论，我们可以理解，他的意思可能是讽刺当今的法国总统是不长头发的国王，也可能是一个守旧主义者在期待一个秃子当法国国王，等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较真地说他们的话是假的无济于事，因为说话者的情感或愿望没有逻辑真值。